

劇作新刊

大 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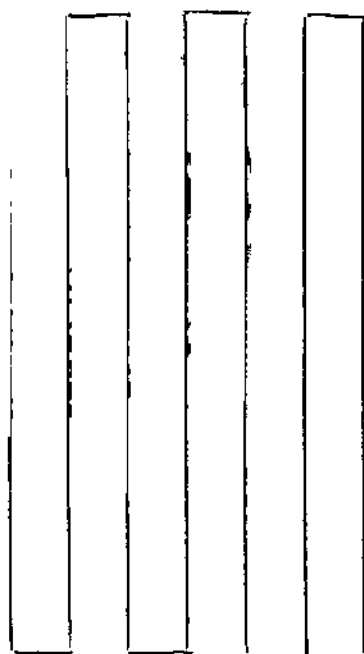
廬隱女士著

北新書局印行

刊新作創

焰火

著遺士女隱廬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付排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火 焰 實價肆角伍分

作 者 廬隱女士遺著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一六三號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開封長沙廈門
北平濟南武漢汕頭
廣州西安貴陽溫州
杭州成都重慶雲南 北新書局

火 焰

一

晴朗不染片雲，而滿綴了閃爍繁星的夜幕，正籠罩着黃浦江邊的上海市；這市裏包容三百萬的民衆，和全世界各國的僑民，會萃人類各式的生活；牠是一匹神祕的怪獸，從牠所噴吐出來的，有玫瑰般的甜蜜氣息，有地獄裏鬼魔的咆哮；有快樂的呼喊，也有慘悽的呻吟，你只要站在那熱鬧的十字街頭，你便可以看見種種不同的面孔，和靈

魂了。

但假如你只肯站在西藏路一帶的旅館的最高層樓上，你所看見的都是充滿活力和繁華的上海了，當你很閒暇的倚着露台向前望去你要驚訝得叫起來，除了歌頌夜景下的繁華和富麗外還能另有話說嗎？含有水仙和臘梅花香的夜氣，迴蕩於冷靜的夜裏，五色的電燈如彩虹般環繞在大馬路的公司旅館，跳舞場上，那灼灼逼人的光彩使天上的羣星都羞避於天幕後，電車的軌道交叉環繞；那飛龍猛虎般的電車汽車，迎着冬夜的寒風向前飛馳，許多青年的男女，闊綽的紳士，穿過熙攘的人羣，去追尋夜的狂歡。

在跑馬廳對面有一所巍然的跳舞廳從窗樓射出醉人的玫瑰色的光華，迴蕩靈魂的音樂正交響着，香檳的香氣和舞侶們輕盈的身影，使路過的人們停止了前進。

九點一刻左右門前停住一部小小的汽車，從裏面走出一位西裝青年，披着黑呢狐皮大氅，頭上戴着水獺皮帽匆匆的推開跳舞廳的門進去了。舞場裏音樂協和聲中，一對對的男女正從容的舞着，他悄悄越過人叢中，坐在茶桌旁的一張椅子上，茶房拏過香檳酒來，照例的滿斟了一杯。他喝着香檳微笑的看着那些熟習的舞女與朋友們，不久樂聲停止了，人羣中走出一個年約廿四五歲的舞女，她身上穿着薄綢的單旗袍，身材很豐滿，走起路來，顯出曲線的顫動與嫵娜。

『哦，晚安，林先生！』她說：『今夜你來得特別遲，我們已經舞過兩場了。』

『真的遲了，不過我們可以晚些散，』他說：『你也來一杯香檳還是來一杯檸檬茶？』

『就是香檳吧，你知道在舞場裏，不喝香檳，跳舞就要失色的呀！』

『是的，香檳可以幫助舞姿的活躍與迷醉。來，我們乾一杯，祝彼此的健康吧！』

『喂，老林，讓我們來祝中華民國的勝利，』一個身材魁偉的青年，從對面桌上，奔了過來，手裏端着滿滿一杯的香檳。

『勝利，那只是刺人痛的一聲符咒，中國那一天會有勝利？就是今天日方提出的四條件，不也是忍辱屈伏了嗎？這就是外交失敗！……我們只好說祝我中國有雪恥的一天……好，朋友！能這樣就不錯，乾杯吧！』他們果然端起滿杯的香檳酒，在興奮的心情中嚥下去了。

『聽說在六點鐘的時候，形勢很嚴重，如果市長不在那時候把使對方滿意的覆文送到：日本海軍陸戰隊就要開火呢！』那個身材魁偉名叫王琪的青年說：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王先生！』舞女懷疑的問。

『最先的起因，是爲了日本的幾個僧人同中國人衝突，聽說有一個僧人受了重傷，日本政府一面提出抗議，而日本浪人却同時謀報

復；在一天下午結隊成羣的跑到純粹國貨的三友實業社暴動起來，而日方認爲這次暴動是他們民衆的公意，是非常合理的，因此提出四條非理的條件：最重要的是不許中國民衆自動愛國，取銷一切的反日團體，……』

『中國答應了他們嗎？』舞女問。

『怎能不答應呢，唉，弱國講不起公理啊！』林先生似乎憤慨的說。

『好了，現在總算平安無事了，第三場的音樂開始了我們去跳舞吧！』舞女，很嬌媚的站了起來，林先生也忘了適才的憤慨，摟着她的腰隨着樂音向場中舞去，王琪也尋到了舞伴，他們快活的舞着，低

聲的親切的談着，全場中充滿了女人肌肉的溫香，與陶醉的情流。在這裏面的男男女女，都是另自創造了一個超人間的世界！

窗外鼓動着淒清的氣流，枝落禿的樹幹，如山魘般獠立在路旁，這些都與正在酣舞中的男女不發生關係。

忽然門外走進一個青年，神色倉皇的叫道：

『王琪先生！』

王琪忙丟下舞女奔到門口問道：『老張什麼事？』

『形勢嚴重，快些回去吧。你們老太太急得要命，打電話，四處找你，……我家裏也都逃到法租界親戚家去了。』

『不是沒有事了嗎？怎麼忽然又嚴重起來！』

『日本人得寸進尺，現在又提出條件叫我們駐在開北的中國軍隊立刻退出上海，這不太豈有此理嗎？』

『我們的軍隊退不退？』

『政府當然是仍舊不想抵抗，可是駐紮這裏的軍隊聽說不肯退呢？』

這的是一個驚人的消息，自這兩個青年匆匆走後，其他的舞客也都不敢留戀的回去了，那時正是十一點三十分。

青年林文生和他的朋友握別各自跳上汽車，走了。林文生家住在天通庵路，當他的車子開到北四川路的時候，果然看見零零落落的日

本水兵，在那裏張望，街上行人幾乎絕迹，當他到了家門口時，只見電燈已經全熄，靜悄悄的一點沒有聲音，他用力的掀動門鈴，不久一個姑娘出來開門，見了他道：

『少爺，你到樓上去吧，老太太同少奶奶小姐等你不回來，他們先到租界上去了，給你留了一張字條叫你回來看了地址，立刻就去，』

……

『轟』的一聲，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的大礮，震動得窗櫺擻擻發抖。

『呀，打起來了！』姑娘膽小的哭喪着臉說。

林文生急急的走上樓去，只見屋子裏的櫥櫃的匣子都已鎖了，一切零星的東西，也都收拾一空，他向着寫字檯，果然見上面放着一張

紙條寫道：

『消息不好，這地方恐要變成戰區，久等你不同，我們先走了，你回來立刻到法租界金姨家找我們。』

妹芬』

林文生將字條揣在懷裏，又把到處看了遍走下樓來，忽聽見門口有沉重的脚步聲，他悄悄開了大門，只見門前已堆滿了沙袋，幾個身材短小，而精神活潑的兵士，在掘戰壕，林文生向前才邁步，忽聽一個廣東口音的兵士說道：

『喂，你到那裏去，前面已經開火了！』

林文生一聽是同鄉的口音，於是便和他打起鄉談來道：

『我想到法租界去！現在前面走不過去，也沒法，讓我來幫助你』

們掘地壕吧！』

他們正在談着，遠遠已聽見鐵甲車在深夜寂靜的馬路上，向這邊馳來，他們的戰壕已經掘好；兵士們也已把沙袋堆好，裏面共藏着四個兵士和林文生，鐵甲車的聲音越來越近，其中有一個姓梁的小排長，他叫他們都伏在壕裏不要作聲，而他自己一面吸着香烟，一面靜靜的聽，林文生悄悄的問道：『敵人來了怎麼還不開鎗？』

『不忙！離這裏還遠呢，等他們走近再給他幾鎗，子彈就不至白費了。』林文生聽了這話。看了這些沉着不忙的兵士態度，他竟忘了戰爭的恐怖，而感着新奇的興趣。

不久梁排長輕輕說道：『弟兄們預備，黑影中已看見龐大的鐵甲

車，如一隻惡獸般的奔來。上面的機關鎗無目的的掃射了一陣。梁排長放下烟捲，一面將手一揮，四個人一齊搬動鎗機，對準鐵甲車放去，一陣濃烟過去，前面那輛鐵甲車上的一個兵士已中彈了，其餘的一個失了幫手，機關鎗也失了效用，於是他們從戰壕裏竄了出來，拚命的向前一湧，那鐵甲車中的兵士，莫明其妙的伸出頭來觀察敵人的蹤跡，而梁排長已拔出身上的大刀，向那人頭上一揮，一道紅光迸射，一顆圓滾滾的人頭已落了地，而後面另一輛鐵甲車裏的兵士，知道前面失了事，拚命的開機關鎗，但是那四個人一聲不響的伏在地下，等他們的鎗彈開盡了，於是跳上車去，把那車上的兩個敵兵也用大刀結果了性命，他們輕而易舉奪了兩輛鐵甲車，同時又把那四個死

尸身上的軍衣，和槍彈都拏了下來，一面派兩個兵將鐵甲車開回後方，梁排長同一個兵士，仍回到戰壕來，林文生迎着歡呼道：

『真打得痛快！我以爲日本兵有多兇呢，原來也很容易對付！』

『他們都是些少爺兵，打扮得多整齊，但是你要知道二十多年來他們並不曾有過戰爭，打仗專靠書本上的知識是差點事。』梁排長說。

他們正在談着，暗影中又來了幾個中國的哨兵，他們幫同守住這裏的戰壕，但很久不再有敵人到這邊來。祇聽見密繁的槍聲和礮聲從閘北那面傳來。

不久東方露出魚肚白的顏色來，天漸漸的亮了，梁排長對林文生說道：『林先生你先到你家裏躲一躲吧，等有救護車來時，你便同他

們一齊出去。』

這如暴風雨般的戰爭，在這個論調下向前進展着。

二

黃昏的時候，天色更加陰沉了，天上凝聚着極厚的彤雲，氣壓很低，西北風如虎嘯般吼着，多壞的天氣呀，可是當我們聽見第一二營都要從大場調到這裏來的消息，我們什麼都不愁了，壞天氣對我們又有什麼關係呢？因為第一營第四連小排長張權和第二營第十七連列兵謝英當然也是隨營而來的，那末我們又得快聚一場了。於是我立刻回到帳棚裏約了排長黃仁，鐵道礮隊隊兵劉斌去看他們。